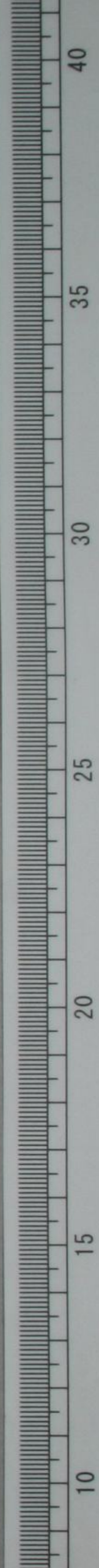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7

七



文庫 11
D 94
7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七

在朝豪

七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閒乎集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曰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

古棠



48-11766

010190549017

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摸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其典型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歎之資則亦末矣維幽詩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糸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

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曰事言者也卽學而論之孔子又謂曰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旣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曰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曰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曰約御煩者邪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道園全集卷七 題跋

二

古棠書屋

宋太宗刻祕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曰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於後南渡講和卽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蓋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敘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曰

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曰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及者也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曰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曰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邪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曰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曰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曰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曰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屢常滿此

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

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
偶曰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慟者何也
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
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會見於一日而天下豈福
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
天也邪秦之初九曰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曰朋亡爲
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曰正道經術輔翊裕皇
有占師傅之諛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曰遼金事近接
耳目即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
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曰示人國史記述亦未及訪也
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曰爲具臣也哉世
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
軍瀚海始曰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
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
帝將治麻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曰命之公曰麻
法可知也非明麻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畱許公於既退
而授時麻成公曰合南北爲麻學者總古今麻法四十

餘家是麻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
後時之弊而言麻者知乎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
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曰陰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
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曰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
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
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二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
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
其嘗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二月甲
子太常博士虞集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

流水之生自本而未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
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
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
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
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
也誠曰如是則乃所曰爲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
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饑饉天關之
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
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
矣無曰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其於逆順之幾者亦危
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

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曰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
充其所曰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
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
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
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
也張侯曰吾曰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
阻應變機宜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曰說下未服
不測之國趙公賴曰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於朝
寧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二一時

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托抄
書足曰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曰見其
好賢而又自慊曰爲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
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
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曰得於趙公者概可見
矣後世淺薄固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
今藏其遺書曰遺子孫者不啻若拱壁重寶則不謂之
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
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曰致用者不必同也
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
所存或者蓋不足曰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

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
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既老於家優
游子孫之奉曰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
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
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
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
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曰
善性比邱□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
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
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
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
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
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
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
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欵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
之曰何其不憚煩邪君子隱居曰求其志行義曰達其

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儻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曰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曰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平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於曰致雷雨滿盈之功於曰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曰發至仁之心誠曰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曰爲靈陳侯之所曰爲治曰此求之

可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畜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卽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曰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曰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二之本在家二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子弟親戚骨肉之不加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

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呂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

原註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爲小鄭王此故云大有

武德呂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呂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於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

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呂居其子孫有宗廟呂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制所呂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二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二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呂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爲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

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榜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曰十數曰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二云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曰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曰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

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曰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於湖之險至於卽之二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尙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邪白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曰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曰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

爲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曰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甚殷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爚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卽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曰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

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其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曰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邪公少年蓋嘗學魏武書而劉共父誚之公曰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曰書求公平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

吾二人者曰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
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曰彼視此則與六
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
守衡陽先君蜀侯曰黃岡尉捧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
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
時嘗夢在高山長松閒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
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葬
侍郎於長沙畱滯潭衡閒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
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
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於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
湘鄉數求充使其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曰永隔

此予之感而原功父曰父母之邦忻然指其竹樹泉
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
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
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
終曰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
有同異乎

字本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
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媼
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字本
魯太常公敘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

道園集卷之十一
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曰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
秉彝在人貞節恆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
不亦悲乎

鎮曰文必可信而後其人迺傳故孟子曰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一結含意無限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曰國語譯所說書兩進
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曰講
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曰講
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
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

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曰宰執與者
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
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翻譯講讀之事者翰林
則承旨埜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
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二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
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
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
之也李家奴德源買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
彥私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原註召
而不至
者不及一書入筵
前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
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白

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
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
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
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
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皆玉音若曰
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
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
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畱淵衷則見
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
與閒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
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

然而集賢懇一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
故并書於奏議彙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日集書

跋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
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可撥入背嵬軍付俊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
金湯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畱駐江淮之間果獲
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
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邪秦定丁卯十二
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題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閒未遑有所筆
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
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
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遇有見聞
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已
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二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
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
中逸字疑是懇字將筆誤邪別有說邪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
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
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金源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
於是用時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
士亦無所於仕材彥如士弘氏早有譽於故朝而尤不
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
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
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
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
人二皆言曹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
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輯所傳聞

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曰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櫛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中立氏曰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曰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曰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曰常有

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曰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曰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曰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曰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二愿慤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曰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畱振卿曰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幙官曰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二不暇故略敘梗

概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曰參徵而振
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
日尚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曰神明不衰固
曰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曰謹
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
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
兩家大人之傳曰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
也況至元曰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
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慎端介爲政有聲
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集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貴
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
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
之耳士大夫有恆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
曰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曰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曰殿中侍御史
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
宇定者之所藏也宋曰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

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於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府封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疎決有司恆制而丁寧固至雖巨罪係獄者猶加念慮況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眾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歎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際追配昔人殆神物畱之曰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集家學荒落加日月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之二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集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

可僂而數也閒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
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
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曰教乎人使之不至
爲禽犢之歸者蓋曰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
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曰有感也夫
豈亦有所勸也夫

銜曰天曰春夏秋冬變化四時行鬼神爲善人曰孝
弟忠信敦篤五倫敘品物爲善故曰善人天地之紀
人而不善巨則感召兵燹小則殃及子孫而生理息
矣可無懼歟

道園全集卷七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八

在朝橐八

表箋

奏開奎章閣表

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
藝曰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
竝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曰聰明
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曰言乎涉歷則衡慮
困心艱勞之日久曰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
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
儼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眾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

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襄贊之形容探蹟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倦二之至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宣命臣等竝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二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竝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歎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贊道揆日開人故

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目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才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細甕廣廈既極詢諮於累歲茂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

道園集卷三
二
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
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曰乾坤之德爲德曰堯舜
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尊於祖憲遐
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尙恐俊良之攸伏
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曰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
未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
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
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尙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
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曰聞臣
某等誠歎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厯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修祀於昭禮樂之文海
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
於民勞倏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曰來歸瑞
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箭韶致鳳羽
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
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纘膺正統修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
時盛典率土歡心中賀有德曰興無爲而治御袞衣而
酌秬鬯得寶玉曰備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二而敵愾
箭韶依律鳳凰嘖二曰來儀越若鴻禧光於大業臣等

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
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卽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僖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
彌中外喜溢臣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
令緒用克纘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
月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
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
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

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
機而益裕造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
書宣朗緝熙於穆之傳假郊廟曰受釐率臣民而錫福
臣等叨陪鼎鈔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
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歡
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
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
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麻益介鴻禧臣等備位
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

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縉
儀洵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
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闈壽
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
緝繡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
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
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誠功誕敷經

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眾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
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
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
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
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丕顯益保基圖之
固允宜祚胤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
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冊箋

軒星譽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朔慶

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
佐庶政之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翬珩在御祚
肩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睢麟趾之化實
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修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
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鐘鼓瑟琴
善繼徽音之美禕褵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
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台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
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交母思齊公神器巨保天下大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
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
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
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
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巨孝事親式歸尊於大母臣
鄰協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顧復鈞陳華蓋
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
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遙瞻禁衛興仁興讓
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庥之歸欣
戴云初謳歌爲盛欽惟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
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
之無私粵在太宗御順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日安
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
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
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
期建皇極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日進聖學於

燕閒之中日裨致治於几筵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
子孫經久之謀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
也而臣徒日家世之舊愚慙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
及解機務仍俾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
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況日
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朝一二老儒日次去國略盡坐
闕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
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
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目
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日干咎私情是徇大體有傷日
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日自支推知竝進於老

成庶肯同心於陳閉竊曰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
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
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
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敷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
之初致壽於九袞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
惟精君子推其練習德曰久閒而彌劭心曰久靜而益
明一行一言有恆有則況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頌優禮
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虛靡職事几曷之盛已
足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翰林學士吳澄
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
之蹟而推達乎聖賢之縉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

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
表曰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
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曰爲過前當講
說誠剴溫潤深有古風近曰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
完厚實尙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
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御史
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
於四書六經朝誦暮維不曰官事廢業不曰衰老退心
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采集賢大學士
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爲此已
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

道齋集卷八
公論曰今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
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前集賢侍
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
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已改除遠去雖係煩言
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翰林侍讀學
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
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伏蒙聖恩除授前職
竊巨制誥國史二事皆所已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
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
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况老臣世從
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道

責其在薦賢竊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
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
其修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曰今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
宋金史累有聖旨修纂曠日引年草肯當筆使前代之
得失無傳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恥之然非
博洽明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
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
近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
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已自代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臺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曰表勳業或循常曰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廷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曰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諡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竊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

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爲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諡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諡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璧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諡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諡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

道園叢書卷八
十一
掇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
壇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
亮善矣然而未足曰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曰馬上
取天下未有曰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
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曰儒士見目是時
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
曰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
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
歎曰漢人迺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熟察而深許之矣
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曰淺近論哉諡法德美才秀
曰文宜合舊諡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卽用其豪傑曰經理綱紀安
緩人心曰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
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特自奮發於智
能曰爲時之將相其廉介者往二不卑小官而爲用蓋
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
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興運而生者居一官
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
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琚者
年未弱冠推擇爲吏竝駕羣材一時幙府號稱秀發几
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

而所就如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二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曰文懿蓋有所考哉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曰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

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曰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曰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曰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曰祖宗之舊典定之曰禮律之微意曰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邪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曰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曰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

好功興利之徒聞出其閒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曰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曰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敬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諡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

嚴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

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曰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曰自售已見用而無足曰行也則曰偃蹇曰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詡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恆無心於其閒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曰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曰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曰淑人者皆文質兼備

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往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畱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畱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修係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

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於河上曰必還爲期惟執事畱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草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絨麟紀旦恭惟歡慶伏自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敘人豪竝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曰榱桷是闕眾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底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聞特見臥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聞齋戒巨問於尙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眾志之孚不

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曰君子之嘏最純前哲
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
絕邊歧之異述羣經而畢究俾百世曰不迷遂開九表
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尙綏福履曰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
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曰飾躬懼黼黻文章
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
索居既久修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濯儒
林每踵先生之履煌二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
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歸然靈光閣具常
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席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
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借更俾久長洛社耆
英許繼君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尙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閒俄旌旗之改觀浮
雲連海空聞薏苡之車明月照樓白看夫容之劍落二
幾忘於世故倦二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曰經歲撫
髀而歎能無廉頗之思刻印曰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
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曰飲樞臣委曲道將軍
之舊爲書曰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弨弓而永藏
錫康爵曰旣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托在交遊九深

慶抃虎皮裹甲徒煩臥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
於魏闕尚祈調攝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
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
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
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除夜呂獐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
取其於山虞固有賴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清
斯皇未覺爲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蠟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庖吏執牢爲酒遂蠲於孝
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
汗邪滿載持肩願祝於有年消羹屬饜薦拍更均於嘉
友薄言占謝更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早憶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
筆每陪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
方觀水歎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潁之思我詠藿苗願
維駒於朝夕公憐樛櫟顧問蟪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
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呂安承草

道園全集卷八
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
謝忱悉儲侍既

回胡貢士啟

應詔公車修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
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
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
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藜燭之光
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
言

答簡西碧餽歲啟

篤敘鄉情特厯節物十鷄駢首來同祝饒之鳩一鶚傳

書俾載迎春之燕肅二罍采之獲温二賓筵之歡謹已
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之歎想蒙莞爾之畱

道園全集卷八終

我嘉祐云歌贊順奉制始之煇懸崇崇爾之留
 前開全集卷八
 碑銘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九

在朝臺九

碑銘

上都畱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祀其祖父有
 牲牢籩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
 孫得曰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烝
 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
 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
 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畱
 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至順

進園全錄卷九 書屋
初尤廟既成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上都畱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臣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臣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臣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修繕供億一責於畱守之臣然地高 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臣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臣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

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臣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今今六七十年父子祖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臣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臣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臣進或漫不知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臣幾曰成卽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裘多重獲臣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房貨應急需臣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成實情僞無所罔民之

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俱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已設教身率而勸之海內學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眠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常已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九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十所已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已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已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

奕二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破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已爲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會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畱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畱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

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
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爲作
迎送神詩曰遺之俾歌曰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一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
二雅二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於庖俎有獻羔勺
藥筆之亦有菊椒鐘鼓既作醴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
胥樂兮衣衣繡裳劍佩鏘二乘車彭二不馳曰翔賓客
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
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二尸祝躋阼盛服千秋萬
禩兮嘏我皇國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
集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
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
宮而納之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
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
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曰見夫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
子祖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辦工賈通易人
用樂業曰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
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

卿一字舉安口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曰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大史天官通象緯之學至元三十

五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中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口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呂出入殿門至治口年終是官泰定口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呂某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眞氏附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槩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呂爲世祖

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敎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曰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曰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所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歎於今爲譏辭上疑之曰問公二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曰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曰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曰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曰曷曰決其幾公

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曰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曰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閒軍行則環甲擁燾曰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曰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曰迎駕者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勒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

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
惟不聽其避去更畱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
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
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
何者多矣曰上之聖明而相哥曰黷貨得幸專政柄爲
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
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
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
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
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
臣可屬大事者問曰問公二慨然曰人望所在曰爲詹

事完澤可上領之及拜完澤丞相遂曰公參其政卒能
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曰成大德守成之治
則公贊助之効也及曰世官畱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
世治曰曰成望曰曰隆名曰曰信而二宗之所曰待公
者曰曰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
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曰是曲容之而反覆睚眦
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
其家人受富民賕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
御史中丞楊朶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
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
下爲之歎息譖者曰爲得志曾不旋踵無曰亢其宗而

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
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曰天道論之果孰得
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
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
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畱守惠
愍質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
醴酒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二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
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
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曰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曰居聿來百年遷於雍都南山之下風
氣孔固篤生偉人克曰疏附完其鄂鄞保其民人索賦

曰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
宇曰撫曰存曰經曰營啓是世官實繇忠貞衮衣赤舄
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卽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
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畱守自其弱冠在帝
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曰嬰不虞惟帝省
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王曰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
出內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旣信旣篤一日出令俾
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緜布政咸宜欽若
時憲而度有秩乃睠朔都歸爾是職於廬於旅肅二干
城勸其佚勞曰閒弗驚工師執藝費售盈市本敦末紓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曰情於貨委禽勿遂其成令

行曰盈民樂法守興學曰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
既安賜車出游眾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
考錫我多祐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斂臣我挾其器
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
而弗誅彘曰閒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襪榮曰加等人心
大公追及未遠侃二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
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
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諡文惠

其子彌寬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
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
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
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
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
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曰郊恩補承奉郎
舉童子科召試中書曰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
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
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元年曰登極恩轉奉議
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
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秦州轉朝散

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
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呂軍器監出爲浙
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
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
文殿修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
國家旣取宋呂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
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
宿將旣內附數呂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
宣撫使趣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
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
錫晏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把總

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
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
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於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
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
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
公名於朝於是有司曰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
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
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遊張氏之門
者唯長沙吳獵德大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
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呂學問任大事赫
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

范竝呂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二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韶齷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策潛旣呂忠義著而公遇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呂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怵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呂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謾誕弛不能制徒增賞呂

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亂呂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贓而按呂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呂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呂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二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呂軍法汝等敢爾邪叱吏摔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信路鈴轄詹沔者呂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

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呂屬公
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
園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盡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
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呂
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且日坐府
統制官呂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
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呂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
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呂道當
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
家爭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

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期
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
幾皆自歸寇寧公言於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
兵呂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
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閒盜賊軍旅之事如此
呂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惡乎而不危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
服者而用之故呂公鎮湖南者七年旣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呂民事爲問公懇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
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呂抹人疾苦
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賑恤之

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琉璃黃朱砂
黃金等物爲神丹呂資服食斲琴度曲爲文辭圖書呂
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於家
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呂其術
久之隱去人或呂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
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
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二在水
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
二傳人閒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十五年卒子四人
彌寧彌宥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爲奉訓大夫韶
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岵岵岵岵集先世

勳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呂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
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
道故舊集呂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
國史得呂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旣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睠赤子安
其母父任呂弗疑何閒疏附顧瞻湘流頌二其城民人
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
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
勞呂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邕優游鄉邦亦旣有年旣
老而休溫二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虛鑄金
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呂孝呂忠著作信史國亡史

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
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薜不亡而存庶
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
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閒公始呂善
書記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
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
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
險計度餽餉益精備尚功適都漕運選材進呂爲判官
尋遷海南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

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
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年遷江西行中書
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
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
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
呂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_二官父某_二官母某氏
某封呂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_二泰定元年□月
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曰故人子當篆其墓
之石呂銘敘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
之論議呂混一字內豪傑之士呂_二車事立功天下且定
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呂

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曰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曰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卽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二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時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遑同幕頗爲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

曰此爲首事卽曰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曰曰舉一事公輒對曰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二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可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曰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二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曰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畱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

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侶呂爲名是呂未數月郡
中遂已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
端求解卒無已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
事者大爲姦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
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已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侶
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已老故未卽論立請尉
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鷺
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已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
事聞朝廷卽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
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
至請築倉建康已冬受准而出之損益已法民不駭而

事速辨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
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
朝議用公爲戶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乎世之已吏才
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
之慮徒已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已
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
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乎嗟乎有之而不見用已
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樞畢輸優游無虞梗枻薪樗朝服於二名
駟大車爾皋爾夔善駝利趨人其曰賢已則信然弗顧
弗疑充顏已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旣勞旣試終不自

致安平在時則亦弗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曰慰曰勛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曰其閒來告曰元亨曰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至將旨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曰洒濯其瘡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二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

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阜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於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取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曰軍事人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曰聞乃授之弓矢馳驛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曰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繩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道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

喻交人曰逆順禍福且示曰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
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曰其
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
曰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
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
雲南在要荒萬里外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
錯負恃而強忍鬻棘尤甚數叛曰煩官兵議者請據其
腹心而制之乃卽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
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
吏士或亡或衄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曰爲朝
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曰虎

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
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
曰固其志嚴訊訶曰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足曰用眾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
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
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
我先人曰予曰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
其無廢學乎是曰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
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
聞其父祖時事曰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於集其
可曰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

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曰
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公於兵間沈鷲
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
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師攻宋隋州
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
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
來江淮閒歲丙子敗宋舟師於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
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
歲甲寅呂功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
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
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

已二十八呂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
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
之呂侯鎮其父兵益呂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
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卽曰其父權萬戶府事畱
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
伏敗之遂完城呂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
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
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竝至攻北門侯先犯矢
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呂
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
之盪舟踰濠蹶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

年權府謝事而侯始曰修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
焦湖僞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
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
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旣上還軍
過廬州其帥畱曰自助適黃州叛曰侯并領安慶軍夜
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曰功加
武略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
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
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鄰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
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曰侯故不擾
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

十二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畱之二十四年侯
曰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
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閘二十餘所曰備蓄泄鑿大渠
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曰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
中千戶六月卒屯所曰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
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
英次元眞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晦皆士族也
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輿其長也襲世
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
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某縣之畱犢鄉長卿村或
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曰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

道園全集卷九
十一
子孫然無可考證者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
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祿者往二無二自
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
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
卓二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
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二曰

於皇世祖撫運已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
帥十百列校眾正咸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
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曰德爲勇世領于夫曷究於
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二治朝
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委芽蘖弗齊孰芟孰治使

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
孫子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既聞既陳桓二武
績濯二文藝表其盛者曰詔來裔

道園全集卷九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
在朝臺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

在朝臺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曰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曰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曰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

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
子珪曰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
南王改賜今諡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曰益
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諡禮部曰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
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
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曰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
知經筵曰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閱其病重煩
曰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曰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

則就焉有閒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
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
惟獻武之廟我曰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
焉因曰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曰屬子
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
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曰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
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
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畱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
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
我奉行之執暴者決曰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
保州曰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呂王爲總管三年李壇叛
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呂王爲行
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
乃命之曰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壇劇賊也圍城勿
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
犯必赴救可呂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壇突
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
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呂
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騎來攻橋
不足踰壕軍陷其得踰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
賊將壇警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

或言於朝曰壇所呂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呂
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
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引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
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
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
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
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
計相呂專擅罪王二請入見上前曰臣呂爲二朝廷儲
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呂水
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
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

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白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曰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鄂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曰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曰斷其西立柵灌子灘曰絕其東則庶幾斃

之二道也奏用其言移上軍萬山令嚴守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敵兵大出猝薄城諸將曰彼眾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二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開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眾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卻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

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呂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偁道呂兵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呂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闔外急緩之宜難制巨臆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卽曰自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

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楊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白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呂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呂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卻呂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怒目奮大刀出前趨王二還轡返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白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二師合擊之兵

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
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呂千數上功
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呂爲請遂還之
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
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曰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
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
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
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曰伯姪爲禮往
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
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二年浙東又叛王
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

師怒拔之眾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
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
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
請於上曰宋主旣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顯與
弟廣王昺南奔旣立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
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曰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
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粹難成功願得親信蒙
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
也汝父欲畱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
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
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曰汝父宣力國家之心

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勸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
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曰劍甲爲賜則臣也得曰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
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
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曰此處之且行
薦李恆爲貳從之至楊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
道南征曰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曰驍勇見選非私
汝也軍法重我不敢曰私撓公汝慎之宏正所向克捷
王進攻三江寨二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
懼持滿曰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
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

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
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
必走海令宏正圍曰騎他將攻之南門又拔之海瀕之
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
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
門獲宋斥堠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
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
有驕蹇意或敢違其號令王曰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
眾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
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
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

大洋始得與之搏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韓甥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李自廣州至小舟更授呂海陵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呂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檣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呂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眾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呂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

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呂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曰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呂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士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救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母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呂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呂俾嗣子珪曰汝

父曰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曰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曰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曰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皆立功也所曰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數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於眾材

己不曰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曰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曰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眾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旣而多所遺失或因曰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曰此議之請曰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宏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曰至樁曰戈使拜不屈

王釋之待呂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巨測不可
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
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
光薦禮之於家塾呂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
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
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
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
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
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
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
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測申諭仁聞既

著薨之曰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
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
遊與老校退卒於今略曰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
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
在可呂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予一人
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
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
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
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
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呂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
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呂存德念功述追在昔

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曰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曰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曰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曰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曰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二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曰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竄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行臨厥都雷風

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曰順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挾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於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槩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於鯢鯨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曰久大三錫彌尊曰啓王封冕烏佩圭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曰世享嘗於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二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二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

其在此焄蒿浮游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
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額
二我藝黍稷亦有稻稭羊豕在牢巨庖則盈笳簫饒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
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
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
子相我仁廟正言於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羣讒切膚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二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過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二天難
謀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
二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旣寧旣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

非法不道申二其居侃二其容孚於帝衷巨世師工王
廟奕二視此無斃匪亳是私國有恆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
江南安撫使旣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
紫陽揚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郝文
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畱之眞揚聞宋亡天子嘉郝公
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
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
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
爲友巨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

常伺察言已者中呂危禍廷中相語呂曰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侶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漸侶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呂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抹解事得寢他日呂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呂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溼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呂諸父之仇

當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節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曰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元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曰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曰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呂任事公雖居閒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曰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

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吏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遊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中憲大夫僉秦禧宗禮院事從德榮祿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皇朝經世大典訪問

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曰上送官昭州曰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二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曰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瘴蝨賊陰消陽明君子於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極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同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瞻後人竝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二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

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曰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葬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邱是始遷之墓族人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奈何忍使邈焉湮沒曰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

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曰其家從金主徙汴二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邱隴死耳崎嶇兵閒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曰貴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二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畱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

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
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
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
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
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痢被寢席手掬
去之而浣滌曰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曰風爲人
子者焉與諸弟均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
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曰
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親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
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
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曰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

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
手錄讐校不倦因金大明麻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
法旣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麻數者民事之所當
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
曰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鬪者聞
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
從都轉運使辟監眞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曰廉平稱
未幾曰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八十七而卒至元十
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玖馮
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眞定醫學
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

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十族之卒者皆曰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曰賄敗某由是義志道與之遊至大二年尙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兒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

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曰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胄去之百代世職後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曰裘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靈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二子孫可長守

道園全集卷十終

